

我的軍旅生涯歲月之二

· 歐陽漪菴口述，高興華整理節錄 ·

父親因為工作單位發生了一件被視為有弊端的案子，受到牽連，以致丟了工作。

事情的經過是當時戰區的司令官張發奎，因其司令部的視察人員，呈報傷兵醫院處理死亡軍人遺體埋葬事宜，懷疑有官員上下其手，貪污舞弊，張司令大發雷霆，下令嚴辦，致使我父親遭受牽連，差一點就丟掉了性命。

探究事情的起因，仍是因為日本人發動的侵華戰爭所致，因為戰爭的動亂，經濟受到影響，物價飛漲，軍中原本編列的兵員死亡喪葬費用，已因暴漲的物價而不敷支出了，之前埋葬死亡兵員所用的棺木，是俗稱四塊半（以四塊質料不佳的薄木板，再配以兩片四分之一塊的薄板製成）的棺材；但因物價漲個不停，原本足夠購買四塊半那種簡陋薄板的費用，竟因物價不斷地上漲，只能買得到一張草蓆，後來因幣值持續滑落貶值，最後竟落得每一位死亡者的喪葬費用，只買得起兩條草繩，以草繩栓住遺

體，草草下葬。這是當時不得已，卻又不得不為的唯一方法。

不明就裡的張司令官，在得知傷兵醫院竟用如此方式處理死亡的軍人，暴跳如雷的開始辦人，他認為一定是相關人員舞弊，無視死者的尊嚴，亂發死人財，於是槍斃了傷兵醫院的院長，並追究我父親的責任，也準備要將他抓去槍斃。好在對我父親有知遇之恩的何世禮將軍力挺，保證我父親的清白，認為我父親僅是督導不嚴，罪不及死，建議予以撤職處分，這才保住一命，何將軍對父親的大恩大德，讓他一輩子銘記在心裡。

記得父親被撤職後的某天，他拿出僅有積蓄中的一部分，權充資遣費



歐陽漪菴的父親歐陽慧
鴻（右）與德籍母親（
左）在德國相識相愛，
進而偕手結縭。

，要在家服務了兩年多的廚子兼管家老譚，領了款項後趕快回故鄉去。平日對父親忠心耿耿，燒得一手好菜的老譚，乍聞父親之言，說什麼也希望父親收留他們一家大小，父親好言相勸，告訴他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且自己目前已賦閒，沒有能力再去照顧別人了。老譚全家聽罷才依依不捨的辭別父親，與我們互道珍重，他挑起了細軟的擔子，領著妻小踏上歸鄉路，他們夫妻倆傷感的表情，令父親動容，當年分別時的情景，即使早已過了一甲子，迄今仍令我難忘。此後，兩家彼此未曾再重逢。

已無工作的父親，帶著我們兄弟倆，隨著難民逃往貴陽，因為經濟條件的關係，已無能力自備交通工具，好在新接任傷兵醫院的那位院長，對我父親極為尊重，好心的調派了一名勤務兵來協助父親，並安排我們搭乘他們的列車撤退，於是父子三人乘坐輸運傷兵的便車到了廣西西邊一個名為鹿寨的地方，列車在那兒停靠後暫緩前進，難民與傷兵們就暫時聚集在鹿寨。傷兵醫院的院長替父親商借了城郊一處民房，把我們臨時安頓在那兒，想不到在這小縣城，發生了我生命中遭遇到的第三次重大事件。

某天中午，父親吃了午餐後正在

屋內休息，弟弟和我分別到附近去閒逛，走著走著，忽聞天空中有飛機引擎聲，我猛地擡頭一看，漫天都是自遠而近，正在投彈的轟炸機。

起初，人們以為是我軍的飛機在灑傳單，因為當地仍在國軍的控制當中，壓根兒就沒想到會被轟炸，但當轟隆的爆炸聲四處響起，每三架為一編隊，一面投彈、一面通過鹿寨地區上空的轟炸機映入眼簾時，人們這才驚慌失措的四處奔逃，尋找掩蔽，不長眼的炸彈無情的落下，立即對當地造成重大的損害，百姓也死傷慘重。

事後得知，這次大轟炸竟是一樁烏龍事件，美軍的轟炸機原本是要轟炸集結於六甲的日軍部隊，但因先前在傳遞情報時，鹿寨和六甲這兩個地名，廣西官話的發音非常接近，傳遞及接收情報的雙方均未做最後的確定，即將此一錯誤訊息傳遞給了美軍的轟炸單位，致釀成此一慘劇，戰爭亂世中，人命如螻蟻，果真如此。

記得轟炸發生時，我衝到父親休息處將他喚醒，瞬間，兩人不知哪來的力氣，竟各自一把手，就將逃難時隨身攜帶的大皮箱拾起往外衝，父親邊跑邊問我：「BOTTO呢？BOTTO呢？」（弟弟溥棻的德國名字），我答不出來，且一時也找不著他，這下可

把父親急壞了。我們先躲在院子中的盥洗室旁邊，將一行李放在那間簡陋的洗澡間裡，左等右等，仍未見弟弟出現。迫於當時隨時會有更危險的情況發生，遂隨著逃難的人潮往山上的方向前進，飽受驚嚇的百姓及衆多傷兵們絡繹於途，走到半路上，突然發現弟弟也在人群中，父親和我心中這塊大石頭才落了地。

後來自我們後方逃來的一個人向父親說：「你們真是幸運，早離開了一步，再晚一點，就要和那洗澡間一樣，被炸得粉碎了。」路人都恭賀我們父子命大，真有福氣。當年我也是如此認為，直到信了主以後，才體認到冥冥中自有主宰，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才讓我三度脫離死劫。

這一路上，看到因遭受轟炸而傷亡者的殘肢、屍體，或掛於樹幹、電線桿、屋頂之上，或歪七扭八地橫陳路邊屋樑，景象怵目驚心，令人慘不忍睹。

幸得那位年輕力壯的勤務兵協助，幫我們將手邊行李搬至山腳下的難民聚集處，父親蹲在路旁，思考著接下來該何去何從？因為遭受轟炸，傷兵醫院也受波及，該單位已自顧不暇，也無多餘的能力來照顧以前的老長官我父親這一家，更沒辦法收留跟隨

該單位一起行動的逃難民衆。自此開始，我們父子已無法再依賴軍隊前行，一切都必須靠自己來設法解決了。

多年之後，回顧當年動盪的時代中逃難的往事，深覺世事無常，戰爭的可怕與日軍的殘酷給中國軍民帶來了許多災難，可是中國人的民族性到底還是很有韌性的，越是艱困的環境，就越能激發人們勇於面對挑戰，要堅強活下去的意志力。

從鹿寨前往貴陽的旅途，也讓我 and 弟弟長了見識，突然成熟了不少。父親決定前往貴陽之後，就開始在鹿寨打聽交通工具，後得知有一些輜重兵團的卡車司機們，願意以賺外快的方式，搭載趕路的難民，父親就自我們兄弟衣服夾縫中取出逃難前縫在裡面的法幣，於是我們就上了那輛以酒精為燃料的卡車。

抗戰時期，內憂外患不斷，國家財政困難，物資極度缺乏，當時最棒的汽車都是美軍的GMC卡車、威立小吉普車，一般的國軍單位未必能配發得到，因此那時一般軍民使用的車輛，以自行發明改裝，用木炭、酒精為燃料的車輛為多，這兩種車輛的效能當然不能和汽油車相提並論。經歷過抗戰的人們，也許有曾經乘坐這兩種卡車卻在半途拋錨、或是行經山路

上坡路段時、因車子爬升困難，乘客只好全部下車，自車後共同使力推進，讓引擎好似老牛喘大氣的卡車，在震動、抖動中慢慢爬上山顛的經驗，這也可說是當年的奇景之一。

山路極窄，若遇到車輛發生拋錨或其它狀況，往往會對後面的人車造成影響，回堵的情形是軍方指揮單位最不樂見的。然而，無巧不成書的事竟然也發生在我們這輛車上，車子快到名為獨山的一處重要軍事補給站時，酒精車熄火了，衆人起初以為是車子拋錨，紛紛跳下車，想幫忙推，司機點火發動了幾次之後，告訴乘客們沒有燃料了，車子沒法前進，要想辦法去買燃料。

衆人一臉錯愕，後來該單位指揮人員發現這輛車已堵塞了前進的道路，嚴重影響了車隊的前進，立即召來維持軍紀的憲兵，管制人員的進出，並下令將無法發動的該輛車子移開。在險峻狹窄的山路上，又將要如何移開車子呢？最好、最迅速的法子就是：一、二、三，推下山去！當我們以最快的速度將隨身行李搬下車子之後，瞬間，車子被軍方人員推落山谷，交通立刻恢復順暢，司機拍拍屁股，隨他們單位的人走了。

呆立路旁的我們回過神以後，只

好無奈的重新整理行囊，像許多同行的逃難者一樣，逃命要緊。大件的皮箱忍痛丟棄道旁，原本留做紀念的照片、相簿及一些原本認為有價值的東西也只好扔下，以便於行走，各人將衣物及重要的細軟，打成一個輕便的包袱，隨著長蛇陣般的人潮，往前邁進。一路上餐風露宿，備極辛苦。

逃難在外，一切因陋就簡，於是農民貯藏農作物的穀倉，木頭架設的高臺，乃至廢棄工廠的水泥地，都會是我們暫時留宿的地方，就這麼一路上飽嚙艱辛，走走停停的通過了獨山地區，往貴陽方向而去。

日行夜宿，自行在路邊以石塊架設簡易小灶，烹煮購自路旁民家出售的蔬果，解決民生問題，這一路上吃了不少苦頭，最後終於到達了目的地貴陽。後來在街上找到了一所三層樓的大房子，裡面空無一人，父親研判，可能是主人家爲了逃避日軍的侵略，舉家遷走，目前才成了無人居住的空屋。值此節骨眼，我們這落難的異鄉人無處可棲身，只好很無禮的先行借住了。

將行囊卸下後，第一件事就是開始消滅身上的蝨子，從鹿寨到貴陽的這一段逃難的日子，在擔心害怕中過著的艱苦生活，可是卻餓飽了依附在

身上的蝨子。學醫的父親深知飽吸人血的蝨子，對我們的身體健康會有不良的影響，因此將衣物投入沸騰的大鍋中，被燙死的蝨子及蝨卵，讓我和弟弟幾度作嘔，食不下嚥，好在終於擺脫了蝨子吸我血的困擾。

在豪華樓房住下沒幾天，屋主全家突然返回，場面一時突然變得尷尬起來，好在見多識廣又有好心腸的屋主，體諒因爲日本人侵略，造成人們的流離失所，他對我們這家不速之客一點都不生氣，反而很大方的將他屋頂的閣樓借給我們使用。

後來父親與他交談後得知，對方也是醫生，因爲有共同的話題，一下子就拉近了彼此的距離，談得很投機。屋主告訴父親，先前貴陽城裡傳言日軍即將攻入，他遂帶領全家避到鄉下，但因爲日軍的先頭部隊雖然推進的速度極快，但是後勤補給的輸送線拖得太長，使得前線的部隊無法有效獲得補給，影響了日軍部隊整體的後續行動，於是日本鬼子的先導部隊又撤回了。

因此，日軍自始就未曾打進貴陽，當他們在鄉下得知此消息後，就收拾行囊返回貴陽自宅了。

在醫生家的閣樓住下來以後，父親憑著醫生的專業，在一診所掛牌行

醫，賺取費用維持家計，愛在外面閒逛的溥棠弟，仍如往昔，鎮日坐不住，老愛往外面跑，去探詢新鮮的事，結交當地的朋友，我則每日提著父親的藥箱，隨他到診所去。記得父親在貴陽這半年多的期間，醫治的病患竟以得性病者居多，每每對患者施打編號為九一九或六〇六的藥劑，以減輕他們因罹患此病，而帶來的痛苦，讓一旁的我印象深刻。

長大成人之後，思及父親當年在貴陽時期醫治的那些性病患者，不免有所感，即便是戰時，人性中的諸多基本慾望仍是無法被克制住，這就是真實的人性吧！

在貴陽的日子，就如此日復一日地過著，約莫半年的某天，溥棠弟返家後，向父親稟報了一則影響了我往後一生的訊息：空軍幼年學校正在招生，但是貴陽原有的招生辦事處，已因戰爭的因素被裁撤了，離貴陽最近的招生辦事處在重慶市，弟弟嚷著要去報考。當時基於一股立志報國打倒日本鬼子的愛國心，我也向父親表明投考的意願。

此話一出，惹來弟弟一陣訕笑，他連聲說到：「前幾年某天，五姑媽帶你我在香港搭乘她友人駕駛的民航機，在香港上空飛行，你吐得一身都



幼年時期的歐陽漪棠（左）與歐陽溥棠（右）。

是的，你怎麼可能當得成飛行員呢？——對於弟弟潑來的冷水，不但沒有澆熄我也要從軍報國的熱情，反而有一股打心底發出來的力量，支撐住了我，鼓勵我一定要去重慶報考。而父親也基於我們兄弟倆已停學超過了半年以上，如此下去，倒不如去受教育，且倆人結伴，亦可互相照顧，於是同意我和弟弟前往重慶報考，並且寫了一封給住在重慶友人黃鼎臣醫師的信，要我面交黃醫師。

同時，父親又出面張羅我們要赴重慶的交通工具，他找到了時任空軍機械官的趙大哥，父親對他熱心助人，處理事情時明快的能力，非常滿意，現在爲了我們倆兄弟的未來前途，在這人生地不熟的異鄉貴陽市，想請人幫忙，年輕有爲，又是空軍的現役軍官的趙大哥，自然是第一人選了。樂於助人的趙大哥，果然不負父親所

託，憑著他的身分以及優異的外語能力，很快的就和美軍駐貴陽的某單位接洽上了，也承蒙美軍長官的同意幫忙，願意讓我和弟弟搭乘他們的一輛即將到重慶洽公的十輪大卡車，前往重慶參加空幼第六期的招生考試。

父親得知此一好消息之後，非常高興，特別要我和弟弟當面向趙大哥致謝。趙大哥可謂我生命中另一個由上帝安排好的貴人，這份恩情，也令我感念至今。

當要前往重慶的東西全都備妥後，父親特別與我們兄弟到街上的照相館，拍了一幀照片做為紀念，那張照片隨著我四處遷徙、漂洋過海，來到臺灣，迄今仍保存在身邊，每當看到那張照片，我都會憶起逃難到貴陽後的那段日子，也很懷念那位好心的醫生和趙哥哥，雖然貴陽一別之後，今生未再相遇，但是他們卻是我青少年歲月中最難忘的人。

得知美軍那輛卡車確實的出發時間後，父親一早即領著我們兄弟到該單位等候，趙大哥幫我們和美軍說明時，是以流利的英語和他們溝通，讓一旁的我體認到語文的重要性，尤其是英語，學會應用它，就像打開了通往外界的另一扇門窗，可以增廣見聞，因此心中暗忖，將來若有機會，一

定要把英文學好。

美軍駕駛是一名士官，他以手勢招呼我倆上車，揮別了父親、趙大哥，我和溥棻弟開始了另一段新的人生旅程。

車行在路況不佳、有名的九拐十八彎黃泥土路面上，漫天灰塵、且異常顛簸，雖然還不至於被弄得蓬頭垢面，卻也是灰頭土臉。我與弟弟將隨身攜帶的鋪蓋捲兒攤開，坐卧其上，倒也自得其樂，沿途又看到一些摔下山崖，早已支離破碎的車輛。一如去年逃難在獨山時所見，想來這段貴陽到重慶的山路，也是段危險的路程，好在駕駛的技術純熟，想必已是識途老馬，雖然隨著山勢上坡、下坡，左彎右拐，但是他卻很鎮定的穩住方向盤，沒有在旅途上出過差錯。就這樣，一路上在路過的山中小村打尖，用餐，曉行夜宿，經過了五、六天的長途跋涉，終於平安的抵達了重慶。

小玲瓏、笑臉迎人的夫人領我們去整容、休息，並安排我們住宿。

在等待報考空幼的那段時間，領教了四川臭蟲的威力，晚上熄燈後，臭蟲就出來作怪，甚至白天坐在藤椅上，一不小心，也會被自藤椅縫鑽出來的臭蟲咬，手臂腫起膿胞，好難受，聽黃伯母說四川的耗子，臭蟲肆虐，常讓百姓痛恨不已，但當年還不作興使用農藥、殺蟲劑，所以談起抗戰時的人鼠大戰，殺臭蟲，許多四川人都有一本唸不完的經。好在黃伯母的那位四歲小千金活潑可愛，我和弟弟天天逗著她玩，為抗臭蟲大戰的緊張生活增添了幾許的歡樂。

空幼招生考試的日子終於來臨，記得我們是在沙坪壩區參加招考的，另有上清寺等地區也同時招考。

軍校生活

四川灌縣空軍幼校

抗戰初期，中華民國的空軍飛行員，果敢英勇，為了報國，個個都有不怕犧牲的大無畏精神，曾在多次戰役中重創入侵的日寇飛機，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飛行人員數量上居於劣勢的窘境。當時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先生，採納了來華助戰的蘇聯志願空軍派駐在航空委員會擔任總顧問的建議，仿效俄國人的辦法，成立空軍的預備學校，以確保空軍航校能中斷的補充合格的飛行學生，以期能訓練出更多的飛行員來捍衛國家的領空。

於是軍事委員會就決定要創設空軍幼年學校，校長由委員長蔣中正先生擔任，並選定汪強將軍出任實際負責校務的教育長。為了辦好幼校，汪教育長曾隨航空委員會主任周至柔將軍專程出國考察，回國後在川西的灌縣蒲陽場小鎮，借用了當地唐家（係後來成為空軍將領唐積敏的老家）的五個大院落和大明寺現成的房舍，創辦了中華民國的空軍幼年學校。

在當年國難當頭的時刻，為國家節省了鉅額的費用，隨著後來學生人數的逐漸增多，陸續增建的校舍、禮堂，也都是以就地取材的竹子、混合泥巴搭設成牆面，再配上茅草頂，就成了當時的克難校舍，就連後來興建的游泳池，也是學生群以勞動服務的方式，土法煉鋼般靠著恆心、毅力完成的，汪教育長對空軍幼校，可說是既有功勞又有苦勞。

基於為國舉才，作育英豪的宗旨，空軍幼校的招生標準可說是標準高、要求嚴、萬中取一，寧缺勿濫，當時報考空幼的學生，得「過五關」，才擠得進空幼的窄門。（未完待續）